

二三十年代戏曲艺术 纪念文集

中国戏曲学院 编
主 编：姜 智
副主编：王佩孚 李锋 曲锦春

戏曲教育卷



二 戏 曲 十 年 纪 念 文 集

中国戏曲学院 编

主 编：姜 智

副主编：王佩孚 李 锋 曲锦春

戏 曲 教 育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曲艺术》二十年纪念文集·戏曲教育卷/姜智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12

ISBN 7-104-01314-8

I. 中… II. 姜… III. ①戏曲 - 丛书②戏曲 - 教育
- 中国 - 文集
IV. J8-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6385 号

《戏曲艺术》二十年纪念文集

戏曲教育卷

中国戏曲学院 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有 色 曙 光 印 刷 厂 印 刷

2333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0 印张 10 插页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104-01314-8/J·570 全五册定价: 160.00 元
本册: 33.00 元



序

在中国戏曲学院建校 50 周年纪念的喜庆日子里，我们奉上这一套《〈戏曲艺术〉二十年文集》。

说起这二十年，真需要做一番解释。它和中国戏曲学院的历史发展有关。

五十年前，中国戏曲学校在北京成立，她是新中国诞生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兴办的最早的一批艺术学校之一。中国戏曲学校为中华戏曲艺术培养了众多的舞台艺术人才。他们给中华戏曲艺术带来了生机，带来了荣誉。当时的兴学元老，大都是富有舞台经验和教学经验的专家，他们不仅在教学实践中功勋卓著，而且在理论研究上也颇有建树。那时候已经在筹划分立一个学刊。

“史无前例”的“文革”一场风雨过后，经过拨乱反正，民族戏曲艺术改革与发展的客观形势，呼唤具有全面的文化素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戏曲专门人才。于是，中国戏曲学校在 1978 年经国务院批准改制为中国戏曲学院。从那时起，《戏曲艺术》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的学报应运而生了。

二十年来，《戏曲艺术》以弘扬民族戏曲文化、开辟戏曲教学与研究的园地为己任，团结院内外的戏曲理论工作者、戏曲教育工作者和舞台实践的专家，辛勤耕耘，努力把戏曲艺术

的实践转化为科学的理论，发表了各类论文 1300 余篇，为推动戏曲艺术的理论建设和戏曲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20世纪 90 年代，《戏曲艺术》受到了海内外人士的关注，成为中国戏剧类核心期刊之一。

回首二十年的脚步，我们《戏曲艺术》有值得欣喜的成绩，也有需要弥补的缺憾。在纪念院庆 50 年之际，我们从 1978 年到 1998 年二十年间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选取出一小部分，分成“戏曲表演”、“戏曲理论”、“戏曲文学、戏曲史研究”、“戏曲导演、音乐、舞台美术”、“戏曲教育”等五个分卷，奉献给读者。

在我们读到这一套新书的时候，不禁想起书中文稿的作者们。其中有的戏曲界的前辈专家已经作古，他们的著述将成为我们永久的纪念。当然，多数作者如今风华正茂，精力旺盛，我们衷心祝愿他们硕果不断，一日千里。

在我们翻看这一套新书时，又不禁想起二十多年来，先后主持《戏曲艺术》的各位专家们，他们是史若虚、任桂林、钮骠、李家、陈培仲、葛士良、王佩孚、姜智等。这些专家都为《戏曲艺术》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戏曲艺术》的每一篇文章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与心血。

以文会友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希望《〈戏曲艺术〉二十年文集》的出版能结交更多的朋友，能得到更多的扶植与帮助。

二十年一忽而过，来日方长，愿我们共同努使戏曲艺术之花开得更加绚丽多姿！

周育德

2000 年 11 月 1 日

目 录

序	周育德 (1)
戏曲艺术要发展提高	李 超 (1)
对于戏曲教育规律的几点探索	史若虚 (15)
试谈近四十年的戏曲教育	王世勋 (27)
高等戏曲教育的地位和特点	葛士良 (40)
京剧嗓音训练中的几点体会	何敏娟 (49)
京胡教学八法 ——戏曲音乐教学札记	吴炳璋 (64)
谈戏曲剧目教学的三字经“情、理、技”	杨韵清 (74)
戏曲演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协调的 歌(演)唱状态	孙松林 (94)
谈谈戏曲舞台美术专业的中国画教学	许 俊 (100)

京剧教学七十年	王连平	(106)	
关于戏曲剧目教学的几点意见			
——在 1984 年全国戏曲教学剧目改革座谈			
会上的发言	王荣增	(115)	
谈谈水袖的训练和运用	曹艺斌	(121)	
戏曲剧目教学问题断思录	蔡矛人	(125)	
谈戏曲表演基础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李甫春	(139)	
怎样保护戏曲院校童年学员的嗓音	史书勤	程绍凤	(147)
教学相长 多出人才	蔡英莲	(153)	
一门特殊的人才工程学			
——论戏曲表演尖子人才的培养 贯 涌 (160)			
培养尖子人才必须从小抓起			
——兼与陶雄同志商榷	陆建荣	(172)	
戏曲演员体形生理变形初探	黄孟纯	(180)	
试谈“半导（演）制”表演教学方法	马名群	(194)	
论戏曲表演专业主课的课程结构及其调整	刘 坚	(209)	
模仿——戏曲剧目教学中的一条重要法则	张瑞祥	(218)	
美籍教授在我院舞美系授课纪实	曲锦春	曹 林	(225)
郭仲福武功教学方法之研究	王佩孚	(236)	
科学方法及音乐在软度训练中的作用	梁九荣	(243)	
声乐教学新思维			
——整体意念教学法初探	唐银成	(249)	
戏曲发声教学之我见	刘 畅	(256)	
《小上坟》一剧的复出与教学	陈国为	(265)	
树立精品意识 格求继承发展			
——《金玉奴》教学体会	张逸娟	(271)	
对京剧表演教学方式的一点认识	刘福生	(283)	

循序渐进 科学育才

——少儿京剧表演人才培养中值得注意的

几个问题 张关正 (287)

学习流派与流派教学 于玉蘅 (294)

在变声期应该怎样保护嗓子和练声 史书勋 (300)

台湾京剧教育发展概述 蔡欣欣 (307)

新中国戏曲教育的开拓者

——纪念中国戏曲学校首任校长

田汉同志 李紫贵 (327)

怀念王瑶卿老校长

——写在梅兰芳先生题诗发表之前 钮 骥 (333)

长把光芒照后贤

——回忆姜妙香老师 阎庆林 黄 定 (335)

承前启后 一代大师 程玉菁 (359)

诲人不倦的师尊

——回忆王瑶卿先生 李洪春 (371)

频添沃壤培桃李 永铭严师诲谆谆

——纪念瑶卿老师 刘秀荣 (378)

一代名家 不同凡响

——在侯喜瑞先生舞台生活八十年纪念

会上的祝词 曹 禺 (390)

无限感念师尊侯喜瑞先生 袁国林 (393)

刘仲秋与夏声戏剧学校

——为纪念戏曲教育家刘仲秋同志

逝世十周年而作 若 痴 (397)

向老友灵前献上一束朴素的花

——追悼史若虚同志 任桂林 (416)

忆戏曲教育家史若虚	武春生	(427)
深切怀念我的好师兄——孙盛文	袁世海	(434)
同行是亲家		
——忆姜妙香先生和我的友谊	俞振飞	(443)
怀念“铺路人”高盛麟先生	苏 移	(458)
缅怀恩师高盛麟	丁震春	(465)
丑行典范萧长华	翁偶虹	(468)
桃李于今密似云		
——萧长华先生教学生活略述	钮 飘	(505)
琴海竞渡弄丝竹		
——记京剧一级演奏员黄金陆	陈国卿	(519)
从艺五十载 执教二十秋		
——访王玉敏教授	王世勋	(528)
鼙鼓高台将帅勋		
——白登云教授散记	王世勋	(535)
忆我师紫贵先生早期的从艺经历	赵雅枫	(544)
树在人们心底的茹派艺术		
——怀念恩师茹富兰先生	张春孝	(557)
一瓣心香祭良师		
——缅怀赵桐珊老师	柯茵頤	(563)
梦里的情缘 执著的追求		
——追记段纯麟先生及其戏曲舞台美术		
设计风格	袁 亮	(570)
怀念我们敬爱的孙盛文老师	李嘉林	(577)
仰思先师 教我求真		
——纪念雷喜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陈国卿	(588)
沉痛悼念王(瑶卿)派继承人程玉菁先生	刘松岩	(597)

贯大元先生传授枪法	刘曾复	(603)
为人虚怀若谷 做艺兼收并蓄	陆继英	(606)
真正的戏曲教育家		
——忆王连平老师	刘习中	(612)
田老哺育我成长		
——忆田汉先生	谢锐青	(621)
继承田老遗志，做好戏曲教育工作	王诗英	(631)
从奉恩将军到京剧演员	金玉书	(641)
春蚕到死丝方尽		
——怀念华慧麟老师	刘长瑜	(649)
辛勤艺苑护幽兰		
——怀念俞琳同志	俞振飞	(654)
奋蹄老骥征途欢		
——谈任桂林艺术生活片断	张琪瑶	(658)
豪情似火志如钢		
——缅怀李超老师	陈培仲	(666)
且说“五同”		
——悼念傅德威师兄	王金璐	(670)
我心目中的邱富棠老师	王世勋	(679)
深切怀念赵荣欣老师	马名骏	(684)

戏曲艺术要发展提高

李 超

我们要使戏曲艺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发展提高，适应其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服务，而又能给其经济基础以伟大的作用。这就首先要承认戏曲艺术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产生的灿烂古代文化。我们既要认识到文化艺术的继承性，又要承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关系。否则，我们就会在戏曲艺术发展的道路上，不是犯“左”的错误，就是犯右的错误。

解放后，戏曲艺术，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形成戏曲空前的繁荣景象。它不但继承整理了大量的优秀传统剧目，编演了很多好的新编历史剧，还创造了大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戏曲。在演出艺术上，不但净化了舞台，而且发展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在戏曲教育方面培养了上千个表演艺术人才。这些不但在国内人民文化生活中作出了贡献，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就是在国际文化艺术上也得到很高的评价。但是，在这里我们只要简单的回顾一下戏曲的发展过程，就会知道情况是复杂的。曾有人把戏曲艺术作为封建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过它；也曾有人把戏曲艺术捧为“国粹”，不分精华与糟粕，认为越古越好，一切都好，不要改革；相反也有人只许他们改，不许别人改，人家的戏改就是非驴非马、就是复古。这些粗暴的态度，致使戏曲艺术在发展的道路上遭到破坏和干扰，摇来

摆去。其实，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整套文艺方针和党的戏改政策，早已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戏曲的命运总是逃脱不了政治思潮变化的影响而摇来摆去。至于戏曲艺术教育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个命运。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戏曲艺术教育还是要坚定不移的、全面的、完整的、准确的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政策。使戏曲艺术为四个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

在这里我只谈三个问题：

一是：要提高戏曲艺术；

二是：戏曲教育是戏曲艺术发展提高的基石；

三是：戏曲教育必须抓关键的一环。

一、要提高戏曲艺术

在新时期要赋予戏曲新的生命力。

在“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主义统治下，对戏曲艺术施行禁锢政策，全盘否定传统，否定文化艺术的继承性，割断历史，垄断京戏，制造“空白论”。使优秀的戏曲传统艺术长眠十一年，这十一年的浩劫，死去不少杰出的戏曲艺术家，不死的也被搞得心灰意冷，腰腿僵直，许多戏箱付之一炬，解放以来的戏曲改革成绩功亏一篑，一扫而光。致使学戏曲的学生，学了五年京戏没见过髯口，没穿过厚底靴，不知传统戏是什么样子。在这片“空白”荒芜的艺术基地上，还怎么谈得到发展提高呢？难道五千年文化，八亿人口只能有八个“样板戏”吗？所以，今天对戏曲艺术，这被迫害长眠的戏曲，首先要使它复甦。要允许它有个恢复阶段，使这珍贵的传统艺术，从“戏包袱”中找出来，从尚存的老艺人中抢救那优秀传统，还要像

十七年抢救老人一样的再抢救一番，而且比那时的抢救条件还要更艰巨，更急迫。当然，我们一定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把糟粕带到我们社会主义的舞台，也不要狗熊掰棒子拾了传统的丢了现代的。而是要把四二年以后所取得的成绩尽快的找回来，而且还要在这恢复时期加足营养，增强生命力。我们不要看到舞台上上演了几台传统戏就又叫起“复辟”来，我们这饱经风霜、九死一生的戏曲艺术，应该是不再怕叫喊“复辟啦”。我们不要刚把病马治好，就赶着它上战场。当然也不要学楚庄王爱马，溺而不用，使马病肥死。而是要使受了创伤的戏曲艺术在恢复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既不移步不换形，也不要再搞“样板戏”的“专利权”，再摇来摆去了，当扭够了之后，要大踏步前进了。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化，我们必须要使戏曲艺术有新的发展，不但要恢复传统戏，更要创作写革命的戏；不但要发扬传统特点与技巧，也要从生活中提炼新的表现手段。这就必须重视戏曲艺术的推陈出新。在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下，戏曲一定要大干快上，但是我们对“四人帮”破坏后的文艺要允许有个恢复阶段，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艺术发展规律办事，不能过急，要正确对待戏曲艺术。

戏曲虽然产生在封建社会，但它不是文玩古物，而是一种艺术，当然文玩古物也有它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但它的价值主要是标志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艺术水平。如果把这些文玩古物发展了、革命了，它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比如把一个殷鼎拭去锈污，擦的锃亮，再“古为今用”，用它装上硫酸，那岂不糟糕。而戏曲艺术是要在舞台上演出的，我们不能把它放到博物馆里当做古文物保存起来，也不能总保持着原样永远那样演下去。当然，我们也希望把一些完整

的、有典型意义的优秀代表性剧目拍成电影、电视、或者录相保留下来，既可欣赏也可借鉴。但更主要的还是要把它放在当代的舞台上叫人鉴赏，完成它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历史使命。所以戏曲艺术一定要推陈出新，使它在发展中获得新的、时代的生命力。

有人认为戏曲这个艺术形式，特别是京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因此是无可比拟的。既然独一无二，当然是只有第一。但是戏曲既然是一种综合艺术的形式，它就和其它艺术形式有共性，就可以有比较。不论是从戏剧文学，还是从戏剧的表导演，或是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甚至是艺术表演手法和风格各个方面都可以做个比较，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戏曲是不是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完美最高超的一种艺术了呢？当然不会有这样说是，但是确有人不愿对戏曲艺术进行改革，不肯吸收其他的艺术营养来丰富自己。怕吃了牛奶就会长一身牛毛，怕吃了螃蟹就要横行。其实鲁迅早已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了评价。实践证明吃些营养对一个生命是有好处而不会变形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不讲科学胡吃海塞，胡革乱改，不顾规律。

到今天所以产生这些思想上的混乱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是因为“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十多年来禁锢了传统戏，一旦传统的优秀剧目重现在舞台上，失而复得，这就得到观众的热烈欢呼，因此就使人产生一种心理，认为这样好的艺术可不能再取消，也不必再改动了。第二是由于过去戏改有时改得太多，步子太大，使京剧不姓京了。今天好不容易恢复了，又要提倡推陈出新，怕京剧又不姓京了，以为京剧已经形成表现古代生活的一套完整的艺术程式，如果硬利用这个艺术形式来表现今天的生活，就会失掉传统的特点，弄巧成拙，使京剧倒了牌子。第三还有一种前进的阻力，来自不了解戏曲艺术的人。他

们认为戏曲既是中国的形式，没必要到外国去考察，说“外国没戏曲，你去学什么？”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在戏曲艺术中就没有“洋为中用”。岂不知我们京戏的胃口是很大的。中餐有营养，西餐也有营养，问题是只要我们能消化。其实戏曲艺术在形成过程中从来就是兼容并包、集艺种之大成的。比如胡琴就不是汉民族的，在当时讲也是“洋”为中用的。我们知道：世界各民族的艺术，在基本原理方面是相同的，在形式和风格方面又是互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是以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感情、人物生活为内容的，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也是以它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感情、人物生活为内容的。由于民族不同、社会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各个民族就形成了各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民族文化，如果它这特定的文化被消灭了或同化了，这个民族也就消亡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富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戏曲，也要看到别的民族艺术的优点和特长。在这十多年来，我们要承认西方的文化比我们发展得快，在艺术上他们也有些新的东西，我们不可不看，也不可不学，但是艺术却不同于文化科学，在艺术的领域，西方正处在穷途末路，彷徨颓废的歧途上，所以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崇拜。相反，要实事求是的作到“洋为中用”。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中国古老的戏曲艺术生命力是很强的。有了新的营养才能更增强戏曲艺术的生命力，而不会使自己变种消亡。戏曲艺术只有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提高，才能发展，才能更好的为“四化”服务。

二、戏曲教育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基石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十分重视教育。这不只是

挽救被“四人帮”迫害的一代，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思想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战略。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斯巴达的崛起，就是他们的领袖李考格从教育抓起，才战胜了波斯和雅典。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从教育着手，才有日本的振兴。因为教育、学习是人类文化继承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手段。最近据闻发现一个“狼孩”——巴斯卡尔，他在狼群里活了三四岁，只会用四肢行走，吃着蚂蚁和小动物，喝水是用舌头舔着碗喝，也不会说话。现在已离开狼群六年了，还没使他的人的知觉恢复起来。如果这个报道是千真万确的话，它正好说明了教育是多么重要，假如人不受教育而和野兽一起生活，在他身上不但失去了人类有文字记载几千年的文明，就连人类直立行走的本领也要失去，而倒退到类人猿以前的水平，那将不是一百年“空白”，而是几千年的空白了。当然，人类是不会发生这样的大不幸的。而这个例子却说明了人不是生而知之，人类进化全靠人类社会的教育作用，所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人类的进步。我们戏曲艺术的发展提高也是如此。可是，在今天，百废待兴，戏曲在恢复时期，只看到舞台上需要演出，解决燃眉之急，看不到戏曲艺术正处在强弩之末，青黄不接，再过几年，舞台上的演员不但翻不动、打不了，连唱都恐怕老腔老调，成了“痰派”了。还谈什么出新，讲什么发展提高。到那时再重视教育培养学生，又过了若干年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把眼光放远点。不但领导上要重视艺术教育，抓紧艺术教育，就是那些有修养的戏曲艺术家，也不要只顾舞台上的演出，而应挤出工夫来，加强师资队伍，帮助提高教育质量。

我们在教育岗位的老师，绝大多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绞尽脑汁，呕心沥血，把自己的知识毫无保留传授给下一代，使学生穿上了蟒、扎上了靠、蹬上了厚底、跨上了刀鞘。